

## 第一章 重生後主動退婚

下了近兩日的雪終於停了，勤政殿前，西斜的日光照在已經一片狼藉的碎雪上，反射著讓人覺得刺眼的光芒。

一向莊嚴的大昭皇宮中，此時卻瀰漫著令人作嘔的血腥氣息。

純潔無瑕的積雪上，暗紅的血跡彙集在一起，成了猙獰的圖畫，望之驚心動魄。勤政殿門外，前幾天還大殺四方、讓人談之色變的瑞王世子，如今該稱一句反賊——胸前背後插滿了數十支羽箭，正緩緩地跪了下去。

兩側，一向神祕無蹤，甚少出現在人前的兩隊銀甲衛，同時收起手中的弓弩，又彷彿什麼都沒發生似的冷漠站正了身子。

「哈哈哈哈哈！殺朕？你來啊！你來殺了朕啊！」年輕的皇帝因為才經歷過一場打鬥，髮冠都有些微的散亂，卻提著一柄劍，發狂似的大笑。

通敵叛國的瑞王世子沒死，竟然還敢打回京城？笑話！他的江山，永遠是他的！皇帝李渝站在勤政殿內，看著殿門外離大殿只有一步之遙的昔年天之驕子，笑得越發猖狂。

「孟倦舟，你有本事站起來啊！你來殺了朕，殺了朕，朕的皇位給你好不好啊？怕是你根本沒命走進來！」

殿外的人沒有說一句話，他只是沉默看著那略顯昏暗的大殿裡那個快要發瘋的身影，哪怕渾身都是傷口，卻拄著一柄劍，固執地不願倒下。

他用盡最後的力氣，將目光聚焦在那個耀武揚威的年輕皇帝身上，卻沒想到竟看到他身後的大殿內走出一個人來。

那是個女子，華服曳地，金簪高髻，聲音就像這冬至的大雪一樣，透出一股寒涼。

「聖上大費周章，終於將銀甲衛收為己用，就是為了能像個瘋子一樣，站在這裡對著一個將死之人耀武揚威嗎？」

「蘇璃末！」李渝忽然轉過身去，原本提著的一柄劍也忽地舉起，直直對著那個衣著華貴的女人。

那是大昭的皇后，只是，並不是他愛的人。

蘇璃末輕笑出聲，像是瞧見了戲臺上扮醜的小角兒一樣，「聖上大業已成，生氣什麼呢？」

「皇后倒真是輕鬆，時至今日，竟還笑得出來？」

娶她，是為銀甲衛；要銀甲衛，是為帝位穩固，無人能威脅。如今他唯一的兄弟已經戰死沙場，反賊也已經被萬箭穿心在勤政殿門外，她已經沒用了。

一個沒用的人，隨時可以被丟掉，竟然還敢在他面前笑？

蘇璃末顯然上了一個精心準備的妝容，也許是因為心知自己時日無多，人反而淡然了，她站在那裡，甚至比大婚那日還要明媚張揚。

她坦然地看著李渝，眼前卻好像浮現出外祖父尚在人世時的情景。

「本宮爭了一世，鬥了一世，以為雖與聖上沒什麼感情，卻也能相敬如賓，各取所需，本宮終究錯了。」

「聖上要的，是萬里江山，是那高位之上的龍椅，是舊相識心尖寵。本宮，不過

是顆微不足道的棋子，是聖上登臨天下的鋪路石。

「可本宮還是想問問聖上，本宮的外祖父何錯之有！大昭的將士何錯之有！邊關的百姓又何錯之有！聖上分明有千萬種方式走上今天的位置，為何非要以萬千無辜之人的性命鋪路！聖上想起過往，難道不會良心不安嗎？」

「妳閉嘴！」李渝忽然大吼一聲，「哪個走上這條路的人，不是殺出一條血路來？妳是個什麼東西，也敢在這裡質問朕！」

他像是徹底失去理智一般，舉著那柄已經染血的長劍，一步一步逼近自己的皇后。他已經忍了太久太久，再也不想忍下去了！

「朕今天就來告訴妳，什麼叫皇權！」

利劍穿心，是窒息一般疼痛，生命的流逝就像是握不住的一縷細沙，快得讓人反應不及。

她記得，她最後看見的是勤政殿外的重重積雪，是那殿門前被萬箭穿心的反賊瑞王世子，重重倒在了地上……

「外祖父……」蘇璃末忽然睜開眼睛，猛地坐了起來。

窗外的陽光已經照了進來，隱隱能聽見幾聲鳥鳴，正是暮春時節。

蘇璃末額頭上盡是汗珠，她大口喘著氣，好一會才終於平靜下來。

已經三天了，她回到嘉定十七年的春天已經三天了，可她還是會夢到被李渝一劍刺死在勤政殿的那天。

蘇璃末起身披了件衣服，走到妝臺前坐下，銅鏡裡正映出她十七歲的樣子，熟悉，卻又有點陌生。

她本是死了的，被自己的丈夫親手刺死，也許是老天憐惜她被騙得太苦吧，竟然給了她重新開始的機會。

她回到了嘉定十七年三月，這一年先帝還沒死，李渝還是太子，而她，還沒有成為太子妃。

「小姐醒了？奴婢想著小姐身體才好，想說讓小姐多睡一會，等會再來喊小姐起床呢。」丫鬟石榴已聽見動靜，端著一盆水走了進來。

蘇璃末整理了心緒，朝她笑了一下，「我身體一向好，已經沒事了，今日還有重要的事要做，自然不能懶怠。」

「小姐那年落水，好不容易將養這麼久才好了些，依奴婢說，平日就不該勞累，就是要多休息才是。」石榴一邊服侍蘇璃末梳洗，一邊歎氣。

蘇璃末知道這丫頭是關心她，也不反駁，只聽著她嘮叨完，待擦了臉，才道：「還沒出嫁便這麼能嘮叨，改日做了哪個毛頭小子的娘親，還不把人耳朵說出繭子來？」

「奴婢才不嫁人呢！奴婢要跟著小姐一輩子！」石榴一急，險些連擦臉的方巾都扔到地上。

蘇璃末本就是故意逗她，見她著急的樣子自是笑了出來，只是笑著笑著，又想起前世來。

嫁給李渝之後，石榴自然也跟著她入宮，都入了宮，便提不上什麼嫁人的事。可惜她也沒能護好這丫頭，終是讓這忠心耿耿的姑娘，因給她擋了一劍，命赴黃泉。

「小姐怎麼了？可是石榴剛才哪沒做好，傷了小姐眼睛？」石榴見蘇璃末眼眶微紅，一時也慌了神。

蘇璃末這才覺出自己又走神了，連忙收了思緒搖搖頭，「沒什麼，想起些往事，都過去了。」

石榴知道自己愚笨，也不敢問，看了看蘇璃末似乎也不想說，便端著水盆又走了出去。

大小姐過的日子確實沒多好，想起過去的事……過去哪有什麼好事啊，不是被二小姐欺負，就是被夫人剋扣銀兩，任誰想起了都會難受吧。

不過她覺得，好像從三天前，大小姐因為淋雨高燒了一場之後，整個人就變了。要是以前，大小姐哪裡會管府裡的事呢，這次醒來後卻每天都忙忙碌碌的，甚至連幾年前和表公子訂親時換的生辰帖都翻出來了。

這樣也好，雖然不知道小姐到底想做什麼，但小姐比從前開心一些了，她就滿足了。

日頭已升了起來，院子裡種的那株梨樹前幾天還都是花苞，如今卻有幾朵綻放了花朵。

蘇璃末推開窗子，看著那一樹潔白的花將開未開，卻猛然又想起那年冬至的大雪來。

古人有詩說「忽如一夜春風來，千樹萬樹梨花開」，原以為那只是邊疆景色，卻不想那年的雪那麼大，在京城竟也能看見。

明明是隔了一世的場景，也不知為什麼，想起來卻恍如昨日一般。

蘇璃末兀自搖搖頭，將桌上擱著的生辰帖拿上，披了薄斗篷走了出去。

今日，是個重要的日子。

上一世的三月初十，她那位早年就與她定了親的「好」表哥鄭堰，親自登門，以她潑辣善妒、不孝不嫻為名，在蘇府門前當著他一堆狐朋狗友的面退了他們的婚事。

說起這件事，蘇璃末都覺得好笑。一個整日只知道鬥雞走狗、花天酒地、壞事做盡還沒腦子的敗類，竟還好意思辱沒她的名聲？

她父親娶的續弦鄭氏和鄭氏所出的女兒蘇璿也是好笑，她們不當她是個小姐，可在外人眼裡她與蘇璿是姊妹。也不知縱容鄭堰退了她的親，能給蘇璿的名聲落什麼好處？

蘇璃末一邊往府門前走，一邊想著上一世鄭氏母女的所作所為，越想越覺得這兩人實在蠢得厲害，不過她上一世只怕也是夠蠢，不然怎麼會到性命將盡之時，才明白一切不過是李渝做的局呢？

「小姐，咱們這是要出府嗎？」一路跟著她的石榴見越走離府門越近，猶豫地問了出來。

蘇璃末淺笑，「不出府，就去門前瞧瞧熱鬧。」

好在一切都重來了，她再也不要做李渝的棋子，更不要害了外祖父的性命，自然也不會讓鄭堰那個卑鄙小人得逞。

巳初剛過不久，蘇府門前的大街上已聚了不少人，當中有幾個穿著華貴的，一看便知是有錢人家的公子哥，也不知這一早是要做什麼，竟好像是結伴往蘇府門前去。

蘇璃末走到門口時，一眼便看見當中那個一身寶藍袍子，拿了把摺扇便以為能假充風雅的年輕士子，果然鄭堰和前世一樣，這就來了。

「鄭兄如此氣魄，實在令我輩佩服不已啊！」

「是啊是啊，所謂長輩之命，不過也都是些過去的事情，如今大家都長大了，若果真沒有感情，如何能勉強呢？鄭兄此番，實是應了一個『誠』字。」

鄭堰身邊幾個同他一般年紀的公子哥們正一一奉承，看熱鬧不嫌事大一般將他往蘇府門前推。

鄭堰半推半就，倒也是腰杆挺直地往蘇府大門靠近。

只是他站在門前，要說的話還未出口，一眼就看見了從裡面走出來的姑娘。

這人他再熟悉不過了，自打姑姑讓他定了親，他見過這位表妹許多次，哪次不是被冷眼相待？便是她傾國傾城又如何，怎能敵得上二表妹小意溫存？

只是這位大表妹平日好像也不怎麼出門，今日怎麼會在門口遇見呢？而且，她是朝他笑了嗎？

「表哥怎麼不說話了？幾日不見，連我都不認得了嗎？」

蘇璃末在鄭堰面前不遠站定，淺笑著看著他。

她聲音不算多大，但此處正在蘇府門前，外頭的人倒也能聽見些。

那些方才還起鬨的公子哥們，聽見這一聲，紛紛靜了下來，朝府門前看過去。

不是說今日鄭兄登府退親嗎？怎麼倒是旁人先開了口？

「鄭兄，這位可是你那表妹？你倒說話呀！」

一圈站著的都是些納褲，其中身分好些的，譬如這位姜令學，姑姑是宮裡的賢妃，行事不羈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他本就是來看熱鬧的，見鄭堰不說話，自然在後面催。鄭堰好不容易才和京城這群公子哥打好關係，如今自然不甘落了面子，便朝蘇璃末道：「表妹天香國色，愚兄豈敢忘之？」

「表兄能言善辯，表妹我，自也不敢忘。」

蘇璃末分明是一臉微笑，可鄭堰也不知怎麼，總覺得這昔日任人欺負的大表妹，如今瞧著竟讓他覺出幾分可怕來。

只是他那些「兄弟們」還在外頭站著呢，他也不能失了顏面，遂橫了心，將一早準備好的生辰帖拿了出來。

他今日就是來退婚的，那蘇璃末一個沒娘的孩子，連親爹都不疼，他為何要撿這別人不要的垃圾？何況他是男子，他指責蘇璃末不孝不嫻，她還能反駁不成？

鄭堰挺了挺腰杆，一抬手，將生辰帖舉在蘇璃末面前，只是他沒想到，他剛要開口，一句話都還沒說出來，一下子就被人打斷了。

「表兄這是預料到我要退親，所以主動將生辰帖退回來嗎？」

鄭堰一愣，她要退親？蘇璃末要退親？

見鄭堰瞪大了眼睛，一副不敢相信的樣子，蘇璃末心中冷笑，卻不給他一點反駁機會，接著就道：「也是，表兄做下那等敗壞門風、令人不齒之事，只怕心裡也過意不去，表兄能有此心，實在是令我萬分感動。」

她聲音略略提高了些，一字一句，有如玉珠擲地，清脆有聲。

蘇府外，跟著鄭堰來瞧熱鬧的那些紈褲們，個個都聽得一清二楚。

他們本來就是些愛鬧事的主，見這發展和鄭堰所說並不相同，也不幫忙袒護，看得越發開心。

鄭堰哪裡想到蘇璃末有這麼一套說詞，瞧著她竟好像還要說下去，連忙出言打斷，「蘇璃末！妳在滿口胡說些什麼？」

「我沒有胡說啊。」蘇璃末抬手，身後的石榴便將一早小姐吩咐她拿著的生辰帖呈了上來，「鄭公子私德有虧，並非良配，我若要退婚，也是有理有據，並無錯處啊。」

「妳才私德有虧！本公子行得正坐得端，豈能任憑妳一個丫頭來潑我的髒水？」

「真的嗎？」蘇璃末拿著那帖子走近了許多，懶懶地看著面前這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草包。

她微微傾身，以只有他二人能聽見的聲音，帶著幾分漫不經心淡淡道：「鄭堰，你以為你怎麼上京，怎麼進的松風書院，怎麼在考試裡用了別人的答案，都沒人知道嗎？」

怎麼上京，怎麼進松風書院……

鄭堰緩緩將視線移到她身上，不可思議地看著面前這個女人。

她怎麼會知道，她為什麼會知道這些？

蘇璃末滿意地看著他毫不掩飾的震驚表情，輕輕抬手，便將兩人手中的生辰帖換了過來。

鄭堰上京應考，落第之後再進松風書院，都是仰仗了鄭氏找的關係。而作弊，依大昭律法，足以讓他一輩子不能出仕，且永遠抬不起頭來。

前世十七歲的她，自然不知道這些，被退婚了也只一心想著去當人上人，狠狠打那些人的臉。

若不是後來李渝當了皇帝，為了哄她交出她外祖父的銀甲衛，懲治了鄭家，她只怕到死也不知道，她的好表兄根本就沒有資格入朝為官。

「鄭堰私德有虧，不配做我蘇璃末的夫婿，今日退了婚約便是兩清，你我再無瓜葛。也請鄭公子日後不要再來煩我，不然我說出什麼、做出什麼，可是說不好的。」

「蘇璃末！」眼見她轉身就要離開，鄭堰只覺得後背盡是虛汗，好像被人威脅了似的。

「妳這是在退我的婚嗎蘇璃末？」同樣是退婚，退別人的婚和被別人退婚，那可是兩種情況，他是男子，男子怎麼能被女子退婚呢？

「鄭公子聽不懂話嗎？我當然是退鄭公子的婚啊，生辰帖不都換回來了嗎？」

蘇璃末將自己的生辰帖擱在石榴手中，笑靨嫣然。

「精彩！精彩啊！」一直看戲的姜令學此時第一個反應過來，大大方方鼓起掌來，「雖然這情況與鄭兄所說似有不同，可比鄭兄說的還要精彩許多！蘇姑娘如此乾脆直爽，著實讓人欣賞！只是蘇姑娘口稱鄭兄私德有虧，我等也算鄭兄朋友，實在好奇，不知是怎麼有虧？」

蘇璃末認識姜令學，論起來他也不算賢妃的侄子，只是不學無術，紈褲得厲害，她當著那群紈褲的面說這些話，不過也是給鄭堰難堪，同時避免讓自己陷入被動的境地，卻不是要與姜令學之流扯上關係，故而自然也不理他，轉身便要回府中。蘇璃末不回答，姜令學彷彿也不尷尬，他瞧見蘇璃末要走，倒是大刺刺地接著說：

「蘇姑娘這就要回去了嗎？蘇姑娘不解釋清楚，萬一誤會了我們鄭兄呢！」

蘇璃末前世就與姜令學沒什麼交情，沒想到這人竟然這般窮追不捨，她轉過身來，正待打發了這個紈褲子弟，卻不想鄭氏急匆匆地走了出來——

「蘇璃末！我一日不管教妳，妳便也不顧女兒家的顏面，要到這人前來走上一遭才好嗎？」

蘇璃末早就想到鄭氏會來，畢竟前世鄭氏也來了，還和她的好侄子演了齣大戲，好似他們是被逼無奈才狠心退婚。

當下自然沒人理會姜令學了，大家都朝鄭氏看了過去。

「夫人這麼早就出來了，是來送表哥嗎？倒也是，表哥才被退了婚，正傷心著呢，夫人是表哥的姑姑，還是好好勸勸吧。」蘇璃末懶懶地垂著眼，瞧都不瞧鄭氏一眼。

「妳還有臉說！」鄭氏橫眉怒目，走過來便數落起蘇璃末，「妳好歹也是蘇家的大小姐，怎麼能做出這種事來！我聽見下頭人來報，還當妳是年紀小不懂事在玩鬧，如今看來倒是故意的！妳做出這種事，可想過妳妹妹的名聲？」

蘇璃末覺得可笑，前世他們退親的時候，從來沒想過會不會影響蘇璿的名聲，如今被她搶了先，倒要拿姊妹情深來給她施壓了。

只是可惜，她自重生回來想了三天，這世間，名聲大抵是最虛無縹緲的東西，她若真在乎名聲，又怎會一大早就等著鄭堰上門來呢？

「妹妹的名聲？」蘇璃末笑得嘲諷，「妹妹的名聲……與我，何干？」

整個蘇府門前一片寂靜，立著的看客彷彿都靜止了似的，驚訝地看著這位蘇家大小姐。

她與人退婚已是遠過他人之勇，如今說出這樣的話來，不就是明著與蘇夫人不睦？

蘇侍郎家裡那些風流事，雖然不知詳細，但大家多少都聽說過，如今看來傳言似乎不虛，這蘇大小姐與她名義上的「嫡母」，可真是一點都不和啊。

鄭氏怎麼都沒想到，蘇璃末竟然敢在大庭廣眾之下公然頂撞她，她指著蘇璃末，當下就要發作，「好啊好啊，妳如今長大成人，翅膀硬了，便連我這個長輩也不放在眼裡了！」

蘇璃末看著鄭氏，臉上的笑意一點未減，緩緩開了口，「夫人難道不想讓我與鄭

家表哥退婚嗎？」

寥寥數語，卻是讓鄭氏眼皮猛地一跳，看著面前的蘇璃末，竟覺得好像看見了一個不認識的人。

她是和自己的侄子商議過，當年訂親，不過是看中了蘇璃末的親外祖父是鎮遠侯，想著將來兩人成婚鄭堰能得到提攜。

可這麼多年了，鎮遠侯倒是挺心疼自己的親外孫女，可旁的呢？別說鄭堰了，連蘇家都沒得到什麼好處！

鄭氏覺得蘇璃末這般自私的人，不光不能給鄭堰助力，只怕還要拖他的後腿，便想著找個理由退了這門婚事，可那也得是鄭堰退婚啊，平白讓蘇璃末搶先，這算什麼！

她心一橫，才想開口反駁，卻不想從方才開始就沉默不語的鄭堰忽然攔住了她。

「一刀兩斷就是，我鄭堰也不欠妳什麼！」

鄭氏震驚地看向自己侄子，便是退婚，也只能他們鄭家來退，鄭堰這就同意了？只是鄭堰現在一心想著不能讓蘇璃末把作弊的事抖出來，不住地攔著鄭氏，給她使眼色。

蘇璃末知道鄭堰在那些紈褲面前還是要點臉的，滿意地朝他笑笑，「表哥能想通，再好不過。」

前世她當了五年的皇后，便是從前再受欺負，後來久居高位，也養成了一股傲然的氣質。如今這輕飄飄的一句話說出來，擲在鄭堰心上，卻好似千鈞巨石一般，竟讓他差點不由自主跪下去。

而蘇璃末，也不管鄭氏與鄭堰難看的臉色，更不管身後一群紈褲各色聲音，只是怡然順著來時的路，回自己院子去了。

「好一個蘇大小姐，鄭兄，你這戲可比那戲臺子上的好看多了！」

姜令學這句一出，同行其他公子哥們都跟著大笑起來。

戲也看完了，這些人不等鄭堰，一個個又搖著扇子踱著步離開，找酒喝了。

鄭氏狠狠瞪向鄭堰，壓低了聲音質問，「你怎麼回事？」

鄭堰討了一鼻子的灰，還被人拿了把柄，哪還好意思留在這，人一散了，他便跟被鬆了綁似的，敷衍地朝鄭氏搖搖頭，倉皇逃走了。

這會，蘇府斜對面不遠的街邊停著的一輛馬車，才重新動了起來。

車內，斟茶的少年不解地看向自家公子，「這麼一齣無聊鬧劇，公子何必專門停下車來看呢？」

瑞王世子孟倦舟端起茶盞，看著裡頭清透的茶湯，只笑道：「這可一點都不無聊。」竹煙也不懂自家公子這是什麼意思，只是看公子的樣子，便知不會再說下去，於是也不再問了。

## 第二章 出門遇刺客

「小姐今日可太厲害了！奴婢從沒見過小姐這麼爽快。表公子雖然長得人模人樣，可奴婢總覺得他不是好人，這下好了！」

石榴一路又激動又興奮地誇來誇去，待回了院子，蘇璃末都不好意思了。

「好了好了，不就是退個親。」蘇璃末進了屋，走到妝臺前，將自己的生辰帖放回了她擱重要東西的小匣子裡。

「姑娘家要主動退親，那得多大勇氣！這可不是什麼簡單的事！」石榴懂的不多，可也知道，姑娘們退親與公子們是大不同的，能如她們小姐這般將這親事退得快刀斬亂麻，只怕整個京城都找不出第二個。

蘇璃末知道這丫頭單純，也不再應話了，反正往後她要做的事還多著呢，這丫頭總會習慣的。

石榴見自家小姐一回來就開始翻箱倒櫃，一時又不解了，「小姐這是找什麼呢？奴婢幫小姐一起找。」

「找銀票。」蘇璃末從櫃子裡搬出一個久未開啟的盒子。

「銀票？」石榴更不解了。

「對。」蘇璃末點頭，找了鑰匙將那盒子打開。

回來這三天，她認真想過了，就算當了皇后，成為那所謂天底下最尊貴的女人，還不是有太多無可奈何，與其那樣還不如走出這京城去。

她又不是沒有本錢，做個躺在床上每天數銀子的富貴俗人，不好嗎？

「妳去外院找一個叫成滿福的小廝來，就說是我找他，有要緊事。」蘇璃末將一疊銀票拿出來，一邊數一邊吩咐石榴。

石榴怔了一下，「成滿福？是之前小姐救過的那個嗎？」

蘇璃末點點頭，「記性不錯，去找他來吧。」

而蘇家大小姐退婚的事因為有姜令學那些纨绔子弟們圍觀，沒多久就傳得幾乎京城的貴族皆知，雖然鄭堰解釋了很多次，但蘇大小姐那句「私德有虧」還是印在了人們心裡。

畢竟隱祕的事才是最讓人感興趣的，大家面上不說，心裡卻對鄭堰有了別的看法。再隔日就是三月十二，正是清明時節。

大概老天也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，一早起來便是濛濛細雨，陰鬱的天空讓整座京城都籠罩在一絲似有若無的愁緒裡。

一大早，蘇璃末乘著馬車在淅瀝的小雨中自南城門出了城。

車內，她閉著眼，捏著手中母親留給她的一個小荷包，一邊聽著車輪碾過碎石子的聲音，一邊想著接下來要做的事情。

若是和上輩子一樣，三月十五，也就是三天之後，京城東南會有一處舊院子出售，這院子倒是沒什麼特別的，主要是位置正好在日後的新商會會館旁邊。

待新的商會會館建成之後，那裡就是所有往來京城的商人巨賈必經之處。

前世一個叫林廷軒的人買下了這個院子，只是翻修成一間酒館，便賺了百倍千倍的銀子。如今，若她能將這院子買下來，出京的第一筆銀子當是穩妥了。

事情已經交代給成滿福，前世這機靈的少年就幫著她辦了不少事，且一直忠心耿耿，今生她第一個想到的自然也是他。

城南走出不遠就是一大片依著山勢的竹林，這竹林再往裡走，便葬著她的娘親。蘇家祖墳在江州，遠在南方，她的娘親去世後是按著侯爺和她娘生前的意思葬在



此處的。

只是蘇璃末沒想到，在這麼個荒郊野外還能遇到別人。

「小姐，前面停了一輛馬車，好像也是哪家貴人的。」馬車停下來，趕車的小廝便慌忙稟告。

「去問問是誰家的馬車，能不能略讓讓。」蘇璃末坐起身，撩開車簾往外看去。小廝已上前詢問了，對方馬車雖不華貴，可她在宮裡那麼久，天下的好貨見了不少，尤其是木料，那馬車裝飾不多，卻用的都是上好的木頭，來這的人只怕地位比蘇家還高。

蘇璃末四下看去，沒掃兩眼，就看見了林子裡跪著一個人。

離得遠又是背影，也認不出是誰，只是她看著那個身影，總覺得熟悉非常，也不知是在哪見過。

她倒還想再細細辨認，只是對方好說話，很快騰開了地方，馬車又重新走了起來，她倒不好再去探究什麼，便又將車簾放了下來，重新坐好。

這麼一個日子，又是到這麼人跡罕至的地方來，十有八九也是祭奠故人，倒也不必非去探究旁人的隱私。

竹林中，孟倦舟正抬手撫上那塊無字的石碑，細密的雨絲滴落在他手背上，分明滲進一絲絲涼意，可他卻彷彿渾然不覺，更像是被包裹在炙熱的烈火之中。

十四年了，祈寧宮的那場大火就像是夢魘一般，他每每在黑暗中驚醒，便彷彿能看到兒時摯友清澈的目光。

他推開他，笑著說：「殿下，一定要活下去。」

世人皆知，嘉定三年祈寧宮的一場大火，讓先皇后楊氏與大皇子李沐命赴黃泉，卻不知那埋骨塵泥的另有其人，更不知那大火來得突然，卻根本不是意外！

「斯人已逝，公子節哀。」帶著斗笠的中年劍客落在孟倦舟身後，話雖這麼說，可聲音低沉，顯然也壓抑著淡淡的傷感。

孟倦舟雙目早泛了紅，怔然地看著那塊無字石碑，開口的聲音都彷彿有一絲沙啞，「盛叔，我答應過他，要治好他的病，讓他可以跟我一起習武，我答應他的……」盛平立在孟倦舟身後，看著意氣風發的少年人弓下脊背，向著那墳塚鄭重叩首，只覺得心裡跟著如針扎般疼痛。

孟倦舟在世人眼中風華正茂、玉樹臨風，可每年的這一日，卻像是被黑暗徹底擊垮了一般，總會在這墳塚前跪上良久。

十幾年過去了，京城人事變遷，他也改換了身分，盛平眼見他一路走來，卻不覺得他心中積壓著的悔恨與苦楚隨著時間流逝有絲毫減輕。

他與人人交好，可盛平知道，他從十四年前開始，就早已孑然一身。

要將真相昭雪，這條路，何等艱難。

孟倦舟回來的時候已看不出一絲異樣，蘇家的馬車也早已離開，竹煙正站在原處等著他。

「方才有人來過？」孟倦舟登車時隨口問了一句。

自家公子什麼耳力竹煙清楚得很，一點沒驚訝，只是如實回稟，「也是輛馬車，

與屬下商量，讓讓路給他們過去。屬下瞧著、瞧著……」

「有話就說，怎麼還吞吞吐吐的？」孟倦舟坐好，笑問。

竹煙抿抿嘴，心一橫，說道：「屬下瞧著，倒像是那天在蘇侍郎府門前見到的那位蘇家小姐。」

這倒有點意外。

孟倦舟手指輕輕摩挲著茶盞，道：「是她……」

「不是說那位蘇大小姐日子過得並不好嗎，想不到還能乘馬車出來。」

孟倦舟抬眼，語氣帶了幾分笑意，「你好像特別關心她？」

竹煙一噎，忙道：「並非屬下關心，屬下倒覺得……是公子特別關心那位蘇大小姐。」

孟倦舟也不否認，只問：「你可知道，那位蘇大小姐的娘親是誰？」

竹煙皺眉，「公子又沒讓屬下去查，屬下如何能得知？」

「是王芾。」孟倦舟將茶盞放下，「鎮遠侯的女兒，當年名滿京城的才女王芾，便是那位蘇大小姐的母親。」

「鎮遠侯……」竹煙還算敏銳，只一下就聽出了公子話裡的重點。

只不過孟倦舟卻不再說下去，閉了眼睛，靠著馬車壁小憩起來。

清明時節的一場春雨，一下就下了三日，到十五這日，依舊是一片陰沉。

雨倒是沒有多大，只是屋裡屋外都因了這個潮乎乎的，讓蘇璃末不是很喜歡。

不過也有一點好處，下雨天，鄭氏和蘇璿也懶怠找她麻煩，她倒是終於得了幾日清淨，能將日後要做的事情一一梳理清楚。

整個大昭京城，以城東最為繁華，城南雖也不算破落，到底不如城東熱鬧。

她要買的院子離南城門並不遠，主家是對中年夫婦，因要回鄉了，故將這院子售出。

院子倒是挺大，只是久未打掃顯得有些破敗，是以詢問的人並不算多，但蘇璃末知道有個叫林廷軒的商人要買下這裡，所以還是讓成滿福一早就去，看看能不能搶個先手。

見面的地方在京城西南一個叫觀雅苑的地方。

蘇璃末雖不出面，但這樁生意對她來說極為重要，所以她還是在觀雅苑的一間閣樓上點了個臨湖的隔間，等著成滿福買好了院子傳消息來。

觀雅苑風雅別致，院中還開鑿出一個人工的小湖，自蘇璃末點的這個隔間看出去，剛好將湖上的景色盡收眼底。

等著成滿福消息的時間她也沒什麼事可做，便讓石榴去街對面的杏花齋買糕點，自己坐在窗邊看著外頭如絲細雨。

時候尚早，觀雅苑的院子裡人不多，尚安靜著，便是因為這安靜，東邊迴廊忽然傳出的箭羽嘯空聲便格外明顯。

飛箭！

蘇璃末前世見過反賊入京，對這聲音熟悉非常，她登時起身，小心探出腦袋往外看去。

只見方才還一片安靜的迴廊水榭，這時候竟不知從哪冒出一群黑衣刺客，刀兵相向之間，呼喊驚叫聲清晰傳來。

觀雅苑的院子裡，不到一盞茶的功夫便亂作一團，逃亡的人四下流竄，那些黑衣刺客追著幾個人，卻是往蘇璃末所在的這處閣樓湧來。

蘇璃末前世這個時候還在考慮如何進宮與太子搭上關係，壓根不記得這一日觀雅苑還出過刺客，她在樓上，見著那些人翻窗入戶，似乎已經追進了這棟閣樓，轉身便衝向門口，想趕在那些刺客過來之前離開。

不管是刺殺誰的，捲進這種事裡都是大麻煩。

只是蘇璃末萬萬沒有想到，她一開門，竟險些迎面撞進一個人的懷裡！

「你……」

「蘇姑娘？得罪了。」

那人眼裡有一閃而過的驚訝，卻是一刻也沒有耽擱，捂著她的嘴一瞬便將她重新攬進房中，甚至還不忘將門好好關上。

蘇璃末兩輩子都沒被人這般強制摟過，一時間又驚又氣。

她可是看見了進來的人是誰，正是那位前世的反賊，瑞王世子孟倦舟！

京城誰不稱一句瑞王世子一表人才，原來就是這般占人便宜的登徒子嗎？

蘇璃末被他捂著嘴，喊不出話來，可掙扎卻沒停，只是那人看著清瘦，力氣卻不小。蘇璃末一點好處討不到，反倒是真被他「抱」到裡屋的屏風後了。

外面傳來了雜亂無章的腳步聲，還有陣陣呼救尖叫的聲音，破門的聲響越來越近，似乎是那些刺客在一間房一間房地查。

「蘇姑娘應當認得我，那些刺客是衝我而來，委屈蘇姑娘不要出聲，孟某必有重謝。」

耳邊響起他略顯急促的聲音，溫熱呼吸帶來的陌生感讓蘇璃末掙扎的動作僵了一下。

「姑娘放心，我有辦法躲過他們，不會傷姑娘分毫。」孟倦舟注意著屏風外的動靜，又補充了一句。

蘇璃末掙扎的動作徹底停了下來，她聽見了門外的腳步聲和刀刃碰撞的聲音，再掙扎下去，若是真被人發現她和孟倦舟這般躲在一起，即便沒有被刺客殺了，對她也全無好處。

她不動了，孟倦舟便鬆開了手。

「這屋子就這麼大，孟世子憑什麼認為我們能躲過去？」

旁邊屋子傳來瓷器碎裂的聲音，孟倦舟微蹙了一下眉，低聲道：「跟我來。」

蘇璃末還沒轉身，腕上就突然受力，伴著外面房門被人大力踢開的聲音，她整個人倒退著摔進了一個結實的懷抱裡。

然後面前就暗了下來，只剩側面一道窄窄的縫隙，可以看到外面的一線光景。

密室！

蘇璃末瞪大了眼睛看著那個故意留出的小小縫隙，這屋子的床架子和木櫃之間竟然有這麼一個狹窄的暗室！

觀雅苑一個給世家公子們附庸風雅的酒樓客棧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密室？

這密室顯然就是給人藏身用的，原本應該是只設計給一人藏身，若不是她和孟倦舟都不胖，只怕這地方塞不下他們兩個。

甚至現在這樣，她也是整個後背貼在他身上，才能將將不讓臉撞在前面的木板上。他借著外面人破門而入的聲音順勢躲進這麼一個暗室之中，顯然是早就知道，早有準備！

蘇璃末心裡亂極了，而外面好像有一大堆刺客四下搜尋了一番，很快又聽見他們離開的聲音。

她以為沒事了，正要質問這位孟世子演的是哪一齣，話還沒出口，忽然那道觀察外面的縫隙閃了一下。

有人！外面還有人！

蘇璃末瞬間屏住了呼吸，從那道縫隙向外看去，見到兩個人影，仍舊在這間屋子的內間徘徊，似乎在仔細尋找著什麼。

他們離架子床越來越近，眼看著就要摸索到這個暗室之外用以遮擋的雕花木板了。

蘇璃末覺得自己實在運氣不好，原本只想出來散散心，早點等到院子的消息，沒想到竟然捲進這種刺殺案子裡。

她好不容易有了重來一次的機會，難不成這次不死在李渝劍下，要死在刺客刀下了嗎？

大半的天光都被外面刺客的動作遮擋住，那兩人就往外頭，與他們藏身的暗室只有一個木板之隔，只要將這塊木板破開，他們兩人再無退路。

黑暗中，孟倦舟眼眸裡閃過一線狠厲——已經足夠近了。

嘩嘩！

床邊的雕花木板突然翻轉開，蒼白的天光毫無遮攔地傾瀉進來，蘇璃末本能地眯了下眼睛。

就是這一瞬，外頭響起沉悶的兩聲，待她再睜開眼，看到的就是靠在出口處的孟倦舟，和兩具倒在他腳邊的刺客屍體。

一劍封喉。

隔了兩世，他的劍依舊那樣快，不給人一點反擊的機會。

「沒嚇到姑娘吧？」孟倦舟從出口處移開，給蘇璃末讓出位置。

蘇璃末皺著眉頭從裡面側身出來，看到他將方才因傷人而飛出去的劍取了回來。

「世子真是好身手。只是不少人都看見我進了這間屋子，不知世子，打算怎麼處理這事？」蘇璃末冷眼看著，只覺得不管哪一世，離這個人遠點，似乎都是非常正確的一件事。

孟倦舟收了劍，剛想回答她的話，可還未開口，人就再也支撐不住了，豁然向後倒了下去。

「孟倦舟！」蘇璃末大驚。

她雖然因為前世和方才的事情對這人沒有一點好印象，可她也並沒有想讓他死了。

她衝過去，扶著摔倒在地的孟倦舟，讓他靠在旁邊的木櫃上，這時才驚訝地發現，那人穿著的上好菱紋玄衣上，漫出一大片暗紅色的血跡。

「你受傷了？」蘇璃末蹙眉。

「中了一劍而已，蘇姑娘放心，我死不了。」

蘇璃末不明白，怎麼會有人能把中了一劍說得這麼輕鬆？再想想方才，難道他那一系列的動作，都是在身負這麼嚴重的傷的情況下做出來的嗎？

蘇璃末最怕疼，實在不敢想像他是怎樣隱忍，才沒有在她掙扎的時候發出一點多餘的聲響。

「你這傷口再不止血，會出人命的！」蘇璃末抬眸看向他，果真見他臉色蒼白，微抿的嘴唇也沒有一絲血色。

她到底不夠鐵石心腸，沒法見著一個人就這麼沒了。蘇璃末心一橫，乾脆把自己帶著的一條雪白帕子拿了出來，塞進他手裡。

「我不看你，你把血止了，趕緊走吧。」

孟倦舟壓根沒想到她會有這番動作，怔了一下，旋即才反應過來，「姑娘於孟某有救命之恩，多謝了……」

蘇璃末撇過視線，「別說那些廢話了。」

只是孟倦舟傷在腰腹，方才又撐了那麼久，這會想要給自己止血，竟是動作笨拙，將那絹帕按在傷口上，都還略略歪了。

蘇璃末餘光瞥見他的樣子，又見他額頭上滲出細密的汗珠，到底沒忍心放他自生自滅，扭過身去，動作利索地便要去扯他外衣。

「蘇姑娘……」

「生死關頭還在意這些？我會包紮，總得……讓你撐到有人來救你吧。」

她說著關心人的話，卻是一臉不加掩飾的嫌棄，孟倦舟看著，竟然覺得這沒見過幾面的蘇家大小姐，似乎也與傳聞中並不相同。

「我懷裡，有藥。」孟倦舟認命似的看著她。

蘇璃末沒有答，只是冷著一張臉，小心翼翼地躲開他因為要處理傷口而不得不露出來的皮膚，將孟倦舟說的傷藥毫不猶豫地倒在血液已經快要凝固的傷處。

真疼啊！孟倦舟覺得這藥上的，甚至比他受的那一劍還疼。

他悶笑了一聲，借此讓自己好受那麼一點。

「你笑什麼？」蘇璃末解開他的腰帶，當作包紮傷口的帶子，裹在了她那塊乾淨的絹帕外面。

「姑娘大恩，沒齒難忘。」

蘇璃末看向他，不得不說，京中那些傳言也確有幾分道理，便是這樣蒼白如紙地靠著個破櫃子，瑞王世子那張臉也依然無人能出其右。

現在看著是挺正常的一個人，怎麼後來就當了什麼反賊呢？

「姑娘怎麼這麼看著我？」

「有些話想說，又覺得你現在這個樣子，說出來太不近人情了些。」

「但說無妨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那我可就真說了？」

「洗耳恭聽。」

「世子也說今日是我於你有大恩，我是個俗人，想趁著這會你不能抵賴問問，這恩，要怎麼報呢？」

面前的女子眼眸清亮，目光中還隱隱有著一絲狡黠，孟倦舟怔然了一瞬，而後淺淺笑了一下，「姑娘想讓在下怎麼報答？」

血止了，可傷顯然不輕，他說話的聲音氣息明顯，與蘇璃末為數不多的記憶裡的那個人，一點都不像。

蘇璃末頓了一下才移開視線，故作理所當然地開口，「世子身分尊貴，武藝高強，我只是工部侍郎家裡一個不受寵的女兒，自然不敢有太高的要求。」

孟倦舟看著她，突然真有點好奇，這位蘇家大小姐能提出什麼報恩之法來。

蘇璃末微微垂下眼，想起他前世領兵攻入京城時的樣子。

「今日之事，我可以當什麼都沒發生過，就算將來有人調查，我也可以什麼都不說，只請世子答應我一件事。」

她深吸了一口氣，再抬眼時，有著孟倦舟看不太懂的異樣堅定。

「倘若日後，我與世子因為什麼事而不得不兵戎相對，還請世子留我和我外祖父性命。」

孟倦舟與她目光直直相對，在她話音方落之時，忽覺有什麼東西在他心尖狠狠砸了一下，胸口的悶痛似乎超過了劍傷帶來的疼痛，讓他產生了一種窒息感。

他盯著蘇璃末看了良久，才道：「蘇姑娘說笑，孟某今日得蘇姑娘相救，怎麼會與姑娘兵戎相對呢？」

「我這個人惜命。」蘇璃末移開視線。她知道孟倦舟是個聰明人，其實說出這話時，也很怕他看出什麼不尋常來，她的事情不可能跟他解釋，更沒有辦法解釋。

「世子是有能耐的人，上面有個有能耐的人罩著，我這個小螻蟻，心裡自然能放心一點。」

孟倦舟微微搖了搖頭，「姑娘是工部侍郎之女，且不說蘇大人是朝廷命官，便是鎮遠侯，乃是孟某敬重的前輩，姑娘之憂，實為多慮。」

「你只說你答應不答應！」

她這語氣讓孟倦舟猝不及防，這般如撒嬌耍賴一樣的話，好像還真沒人跟他說過。孟倦舟笑得無奈，「答應。」

蘇璃末滿意了一些，「世子可要記得今日說過的話。」

她的目光從孟倦舟身上掃過，抬手便將他原本掛在腰間，因為方才包紮落在地上的一塊玉佩拿了過來。

「世子戴的玉想來不是什麼尋常之物，今日這玉我便先拿著，若殿下重諾，我權當今日沒見過殿下；若殿下背信棄義，這玉我便拿出來，拚了名聲不要，也要讓

人知道今日是我救了殿下。」

「君子一言，駟馬難追。」

「殿下爽快。」

外面已經安靜了下來，大約那些刺客沒找到人已經走了。蘇璃末聽著沒了呼救的動靜，站起了身。

「這個，殿下打算怎麼處理？」她指了指地上那倆早斷了氣的刺客。

孟倦舟微微抬首看著她，「姑娘離開就好，後面的事，孟某會處理的。」

蘇璃末狐疑地看向他，「我就這麼走了，誰來救你？」

孟倦舟笑笑，「放心，會有人來找我的，我不會死在這。」

想來能當反賊的人自不會是什麼平庸之輩，蘇璃末又盯著他看了兩眼，確定他是真的不需要她使手段喊人來這裡，這才把他那塊玉佩揣好了，轉身往外走去。

「今日觀雅苑，只聽見有刺客，未曾遇到什麼人，我是躲在床底下才沒被發現的。」走到門口，隔著屏風，蘇璃末留下了這麼一句。

門又重新關上了，內間的孟倦舟看著屏風那邊方才朦朧人影所在的地方，兀自笑了一下。

傳聞說蘇家大小姐刁蠻任性，見她兩次，卻沒看見這四個字一點影子，可見有些人人都說的東西，未必就是真的。

他是這樣，她也是這樣。

第三章 世子怎麼還不死

蘇璃末從閣樓下來時，外頭已經被禁軍的人圍起來了。

領隊前來的是殿前司都指揮使程謹，蘇璃末前世與此人熟得很，今生，她印象裡應該只有幾面之緣。

不過對方知道她是工部侍郎的女兒，見她沒有受傷，便沒留下她，自然讓她走了。一出來，迎面就看見了焦急緊張的石榴和成滿福。

「小姐！小姐您可出來了！方才這裡有刺客，拿著刀的！奴婢生怕、生怕……」石榴衝上來，眼瞧著淚就要流下來了。

蘇璃末笑著拍拍她的手，「怕什麼？我這不是好好的？那刺客有目標的，我沒事。倒是你們，沒受什麼傷吧？」

「奴婢去買糕點，哪能受傷啊？回來就瞧見觀雅苑裡亂糟糟的一團，奴婢再也不要離開小姐了。」石榴抹掉眼淚，委屈地道。

蘇璃末領著他二人往他們的馬車那走。

「我都這麼大的人了，好歹也是朝廷命官的女兒，不會輕易出事的。成滿福，那院子買到了嗎？」

成滿福在旁邊跟著，聞言連忙道：「買到了！小姐出價比那家人要價還高五百兩，他們怎麼會不賣呢？」他一邊說，一邊將房契地契都拿出來，呈給蘇璃末。

蘇璃末接過來，登上馬車才打開看。

契約在手，這院子就算是定下了，往後她只要讓成滿福去府衙登記，然後再往京城的商館拜會了館長，日後就可以按她所想開酒樓賺銀子了。

馬車重新動了起來，蘇璃末撩開車簾往觀雅苑的閣樓看了一眼，也不知那位瑞王世子被人救走了沒，他倒是真本事，只是可惜了。她沒記錯的話，前世的瑞王世子就是在這年的春天假死出京的，想來也快到日子了。

三賢集。

林廷軒大刺刺地走進屋子裡，將一疊銀票拍在了桌子上，「今天是個什麼日子？只怕是諸事不宜！你這合該假死的也沒被抬回瑞王府，我這趕著去買院子的，還被別人搶了先！」

京中人幾乎都知道三賢集是富商林廷軒名下的院子，雖然不大，但位置幽僻，實乃大隱隱於市的絕佳去處。

可京中人不知，這三賢集真正的主人，其實是瑞王世子孟倦舟。

孟倦舟才重新處理了傷口，此刻正坐在一個蒲團上調息，聽見林廷軒的聲音，睜開眼睛來，「我不用死了，你不應該開心嗎？」

林廷軒眉毛一挑，「我開心個锤子！你說城南那麼個破地界的破院子，除了你這種不長眼的，還有誰能看上？怎麼還能被別人搶了先呢！」

孟倦舟倒是平心靜氣，「說明不是我不長眼，是你眼光不行。」

「呸！老子眼光不行，能掙來這麼多銀子？我就是好奇，你說買這個院子的會是誰呢？」

孟倦舟沒答話，可他心裡卻浮現出一個看起來不太可能的人來。

按他們的計畫，觀雅苑三樓的那間屋子是沒有人的，他被刺客刺殺逃進屋子裡，將假死的藥服下，自會有人來處理後面的事情。

可他到了那屋子，不僅有人在，而且還是個姑娘。

這就說明，這位蘇姑娘並不是一早訂好的屋子，而是臨時借這客房一用。

她一個工部侍郎的女兒，若是沒事，怎麼會跑到觀雅苑的客房來？再加上竹煙說她出去乘馬車時，跟著的一個小廝今日見過那賣院子的夫婦……

「少潛，你想什麼呢？」林廷軒見他半天不說話，伸出手在他面前晃了晃。

「我在想，既然有人眼光比你，我是不是應該另請高明。」

「孟少潛！你……」林廷軒哼了一聲，「你還是想想你這假死不成，日後怎麼辦吧！」

「又不是死局，略動幾個棋子，照樣不是廢棋。」

「老子就沒聽說誰下棋還能動棋子的！」

「此棋非彼棋，之昂還要多多學習。」

林廷軒撇撇嘴，看在這人受傷的分上，懶得理他了。

他現在就好奇，到底是誰先他一步，買了城南那個院子呢？



將這最要緊的一處院子買下，蘇璃末也就放鬆了不少，只是回了蘇府，麻煩事就又來了。

淅淅瀝瀝的小雨仍舊沒停，有幾日不見的鄭氏卻是派了個丫頭來傳她過去說話。蘇璃末的父親蘇慎本是江州人士，當年赴京趕考也頗有些才學之名，後來與她的母親王芾一見鍾情，便成就這麼一段姻緣。

只是王芾身體不算很好，在生下蘇璃末之後猶甚，未過幾年便仙去了。

這蘇慎也是個能幹的，轉頭就娶了鄭氏做續弦，不久就有了蘇璿。

蘇璃末小時候不懂，待到長大了，從邊邊角角查了不少當年的事，這才知道，鄭氏誕下蘇璿的時候到蘇家都不滿九個月。

蘇慎不像是個能忍耐背叛的人，那麼這只能證明，王芾還沒過世的時候，蘇慎就已經跟那鄭氏不清不白了。

主院裡，鄭氏在正屋上首坐著，和自己的女兒說話，蘇璃末走進去行禮，兩人就跟沒看見似的，說笑完了才抬頭看她。

「起來吧。」鄭氏收了臉上的笑意，頗有些不耐煩。

蘇璃末沒說話，安靜站著，想看看這母女兩個又要使什麼招數。

鄭氏將她上下打量一通，才開了口，「未出閣的姑娘，前些日退婚已是夠沒名聲了，這幾日又連連地往外頭跑，終究不像回事。」

「夫人教訓得是。」蘇璃末不想在鄭氏這浪費時間，只想趕緊把人應付了就算完，是以也沒認真聽鄭氏在說什麼。

鄭氏倒很少見她這低眉順眼的樣子，原本數落的話竟一下不好發作了。

她端起茶杯來抿了一口，拿捏夠了腔調，這才道：「今日叫妳們姊妹來，是有大事要同妳們說的，就在這一齊說清楚了，也免得讓旁人瞧見說我不公平。」

蘇璃末心裡冷笑，公平這兩個字，鄭氏還真好意思說出口啊。

屋外，綿綿春雨如絲如霧，屋內，鄭氏腿上還蓋著一塊薄薄的小毯，小几上放著的茶正冒出幾縷霧氣。

她看看自己女兒，又看看蘇璃末，重新開了口，「三月廿八，是太子殿下的生辰，皇后娘娘作主，要為殿下設宴慶祝，不只邀請了京城有頭有臉的人物，各府的公子姑娘們，也都是要去的。」

蘇璃末原本早飛走了的思緒，在聽到「太子殿下」四個字時豁然被拉了回來。

嘉定十七年，三月廿八，李渝的生辰宴，正是前世，她和這位太子殿下初見的日子。

鄭氏也沒覺出什麼異樣，仍是自說自話，「妳們的父親是工部侍郎，咱們家，自然也是要去為太子殿下恭賀生辰，只是……」

她看向蘇璃末，眼裡溢出幾絲虛假的無奈來，「璃兒，並非我不帶妳，只是妳才退了妳表哥的婚事，如今風口浪尖，我也不忍妳進宮去由著人指指點點。我帶著璿兒前去，到時便稱妳病了，旁人聽了也不會多嘴。」

她一邊說著，又一邊去看蘇璃末的反應，似是生怕她忽然鬧起來一般，「等過些時日風頭過了，是再與鄭家商議也好，還是另外尋一段姻緣也好，總要容易一些。」

這蘇璃末占了個嫡長女的身分，這些年沒少給她們添堵，如今可是要進宮去，若是讓蘇璃末被皇后娘娘看上，那還得了？

鄭氏心想，這樣好的機會，自然要讓自己女兒去才是，誰不知道這名為宮宴，實則就是在為未來選太子妃準備呢？

前世，蘇璃末確實是去了的，她憑著「一哭二鬧三上吊」的本事，將鄭氏母女氣得話都說不出，甚至蘇慎都拿她沒辦法，不僅進了宮，還與李渝見了面。

只是今生嘛……

「夫人思慮周到，我沒什麼好說。夫人同妹妹前去，也是再合適不過。」

她張口說了話，音還沒落呢，蘇璿那邊忽然就尖利著嗓子道：「我就知道！但凡是件好事，她就沒有不和我爭的，可她前幾日才退了婚，剛剛還出府瞎晃，這麼去了讓人閒話，不也是落了我的面子嗎？」

蘇璃末轉過視線去，好笑地看著蘇璿。

隔了兩輩子的光景，她這妹妹還真是一點也沒變啊，但凡能將別人的話聽全了再開口，前世也不至於被李渝抓住點錯處就貶去了西南蠻夷之地。

蘇璿罵都罵完了，才注意到母親和蘇璃末都以一種一言難盡的表情看著她。

她那不太靈光的腦子終於稍稍轉了一下，想起了方才蘇璃末說的話。

她說「夫人思慮周到」？她不去了？她為什麼不去？

「妳……」蘇璿看著蘇璃末，想問她怎麼不爭了，又覺得問這問題也太奇怪，一句話梗在那，上不去也下不來，看起來有些滑稽。

鄭氏看著這蠢笨的女兒，突覺有些上火，她又喝了口茶，這才平心靜氣了些，「妳心裡別有什麼不舒服，這就最好了，趁著這幾日也好好休息休息，妳是蘇家的姑娘，總在外面拋頭露面，未免也太不像話。」

「知道了。夫人沒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」

蘇璃末行了禮，從正屋退了出來。

知道是知道了，不過她不聽，鄭氏又能怎樣呢？這麼多年了，鄭氏既然沒本事弄死她這個嫡女，那這委屈，她一個續弦就且受著吧。

屋裡，蘇璿待蘇璃末出去，又開始破口大罵，「她這時候裝什麼清高！與鄭表哥退婚不就是想攀高枝嗎？如今不跟我們一起去，說不定是自己存了什麼壞心思，要再勾引別的男人呢！」

鄭氏聽著蘇璿在那罵，只覺得心累，「妳管她一個沒娘養的做什麼？皇家最重詩書禮儀，妳先把妳那禮節練好了再說吧。」

「娘！」蘇璿看著鄭氏也起身離開，氣悶地哼了一聲。

從小到大，蘇璃末什麼都要跟她搶，這次不搶了，定是又打了別的什麼歪主意，等她抓到蘇璃末的狐狸尾巴，一定要讓蘇璃末好看！

三月十五瑞王世子孟倦舟遭刺殺一事，果然沒過幾天就在整個京城傳得沸沸揚揚。

滿京城但凡有點頭臉的，誰人不知，誰人不曉？就是市井販夫走卒，鄉里進城趕集的農人，都能說出個甲乙丙來。

瑞王世子孟倦舟人如松竹、芝蘭玉樹，要緊的是，並非是個空有皮囊的草包。四年前他跟隨瑞王一家回京，參加了當年的科舉，不僅高中，且是聖上欽點的狀元。大昭歷來也有世家子弟參加科舉以證明自己才學的，可像這一位這樣直接拿了狀元，可是前無古人。

這樣一位棟梁之材竟然遭人刺殺，且似乎是衛國的刺客，這怎麼能忍？

衛國在大昭西北，兩國雖和平日久，但暗地裡爭端不斷，如今他們將主意打到瑞王世子身上，這就是亡大昭之心不死！

一時間，上至與孟倦舟同朝為官的士子鴻儒，下至街坊之中的乞丐農夫，無不等著看看，究竟是誰這麼膽大包天，敢在京城刺殺他們這麼好的孟世子。

禁軍的人天天奔波在京城的大街小巷，而才被刺了一劍的孟倦舟卻閒適非常。

「計畫有變，怎麼公子一點都不擔心呢？」竹煙端著藥走進來，看他們公子還是那一副淡然模樣，心裡越發著急，嘟囔了這麼一句。

孟倦舟將手裡的書放下，自竹煙手中接過藥碗，「你且說說，我該擔心什麼？」

「那屬下真說了……」

「說。」

「公子說要假死出京，如今既沒有假死，又沒有出京，一邊是禁軍的人在查，另一邊還有那個衛國太子，公子就不怕反被人給發現了端倪？」

孟倦舟將湯藥一飲而盡，將空碗擱下，才笑道：「你若能像松霧一樣少想這些事情，也不至於日日愁眉苦臉。」

「屬下怎麼能不想？公子在屋裡歇著不知道，外頭的人聽說公子病了，什麼好的都往咱們府裡送，雖然有王爺和王妃應付，可那些人安的是什麼心，公子不知嗎？公子再在京城多留些日子，只怕得被按著頭跟人成親了。」

似是沒想到他一下子說了這麼多，且拐了這麼多道彎，孟倦舟罕見地愣了一下。感覺到屋裡安靜了下來，竹煙才驚覺自己好像說了什麼不該說的……

「公子恕罪，是屬下多嘴了。」他撲通一聲就跪了下去。

孟倦舟看著他，臉上的笑容已消失殆盡，只輕歎一口氣，抬頭看向窗外的夕陽光芒。

「竹煙，旁人不知詳情，你該知道的。」

「公子……」竹煙心裡有點為公子難受。

世人皆知公子是天之驕子，可公子心裡藏著的事又有誰能真的懂呢？縱公子胸有丘壑、謀略詳備，可這到底是在刀尖上做事，一不小心就送命了。

「罷了。」孟倦舟收斂心緒，繼而看向他，「衛麒什麼都不會懷疑的，與其擔心他，不如擔心另一個人。」

「另一個人？」竹煙不解。

「我對觀雅苑一間客房的密室如此熟悉，被刺傷了又完全不需要她配合什麼，那時情急，她未必能發現不對的地方，可事後冷靜下來，以她那時見我殺了兩個人

都不曾驚慌的心境，難保不會想出其中癥結。」

孟倦舟微微皺了眉，那位工部侍郎府的蘇大小姐，面對刺客冷靜沉著，且敢下這樣的賭注買一個目前看來並不怎麼好的院落，她若不是歪打正著，以此般智慧，難保她冷靜下來之後，不會發現那日的刺客離開得太容易了些。

「竹煙，我讓你查的事，有眉目了嗎？」想到那天的事，孟倦舟又問。

竹煙忙靠近了些，壓低聲音回稟，「公子所料不錯，那些衛國刺客裡，混進了幾個與白家有關的人。」

「白太師。」孟倦舟看著窗外夕陽沉落，輕笑了一聲。

刺客是他的人，按他的吩咐，沒見到他的「屍體」就會迅速離開，偏偏多了兩個不聽話的，想也知道有人想借刀殺人。

「公子，咱們怎麼辦？」

「既然白家這麼按捺不住，那就讓禁軍給他們找點事做。」

從三月十五遇到孟倦舟之後，蘇璃末就一直讓石榴留心著京城的消息。

按照前世的情況，那位瑞王世子假死也就是這幾日的事情了，她前世一心都在怎麼當皇后上，沒怎麼關注瑞王府的事情，卻也知道孟倦舟靈柩出京那日，千萬百姓慟哭相送。

只是那時的百姓沒想到，這位世子日後變成舉兵攻城的反賊罷了。

可這一世，她日日一邊畫著別院的圖紙，一邊關注著京城的事，卻是等了一日又一日，都沒等到瑞王世子去世的消息。

眼看著就快到三月廿八李渝的生辰宴了，瑞王府那邊還是一點動靜都沒有，反倒是石榴總來說，京城裡的人聽說瑞王世子受傷，天天送東西去瑞王府，就連他們蘇家也送去了不少好東西。

那瑞王世子可是滿京城公認的大才子、厲害人物，家裡但凡有個適齡女兒的，誰不想攀這門親事？這時候熱絡倒也說得通。

只是蘇璃末就奇怪，這瑞王世子怎麼還不下葬出殯呢？

「小姐！又有新消息了！」

石榴急急地衝了進來，正在思考這其中癥結的蘇璃末豁然起身。

「什麼消息？是不是瑞王府的世子沒了！」

石榴哪想得到她們小姐張口就是這麼驚天動地的話，還好夫人和二小姐剋扣她們院子的用度，下人也沒幾個，不然被人聽了去又是一樁禍事。

「小姐怎麼說這種話！可千萬別叫人聽見了。」石榴壓低了聲音，連忙提醒。

蘇璃末也驚覺失言，跟著低聲道：「我一時情急，妳就當沒聽見，妳且說說是什麼消息？」

石榴也不知自家小姐是怎麼能說出關於瑞王世子的事來，只是小姐的事她也不好過問，便按下心中的好奇，只說今日的大消息。

「奴婢今天從外院的嬖嬖那聽說，侯爺要回京了。」

「侯爺？我外祖父要回京了？」

「是呀小姐，是聖上召回京城的，說侯爺年紀大了，還是在京城將養的好。江州雖說也是富庶地方，可夏日雨多潮濕，不如回京城合適。」

蘇璃末這幾日滿腦子都想著那個瑞王世子的事，竟險些把這件事給忘了。

「聖上可說了是什麼時候回京？」

「奴婢聽嬤嬤們說，是在四月，也沒多久了。」

石榴當真高興，鎮遠侯雖然頗有些遠離朝堂的意思，可京城的人都尊敬他，侯爺又是小姐的外祖父，若是回了京，小姐的日子大約也能好過不少。

蘇璃末細細想去，前世她外祖父回京也是在四月，那會鶯飛草長，外祖父還給她帶了風箏，看來這一世這件事也沒有變。

這麼多事情都沒有變，怎麼就是沒有瑞王世子「去世」的消息呢？

「石榴，除了我外祖父的事，妳當真沒聽說瑞王府出了什麼事情嗎？」

石榴迷惑地搖搖頭，「奴婢託了外門採買的小廝打聽，瑞王府確實沒出什麼大事。要說有事，聽聞這幾日世子身子好些了，還見了幾位前去探望的公子呢。」

「身子好些了？」蘇璃末凝眉。

「小姐……怎麼了？是有什麼問題嗎？」石榴越發不解，小姐和瑞王世子認識嗎？怎麼這幾天日日念叨呢？

「沒事，妳先去忙吧。對了，去咱們的小庫房裡挑樣能拿得出手的東西，擦乾淨備好了，過幾日我要用。」

「小姐是要送什麼禮物嗎？」

蘇璃末點頭，「送給富商的，妳看著挑吧。」

石榴雖不知小姐怎麼要送富商禮物，但小姐吩咐什麼她照做就是，便應了聲，去找東西了。